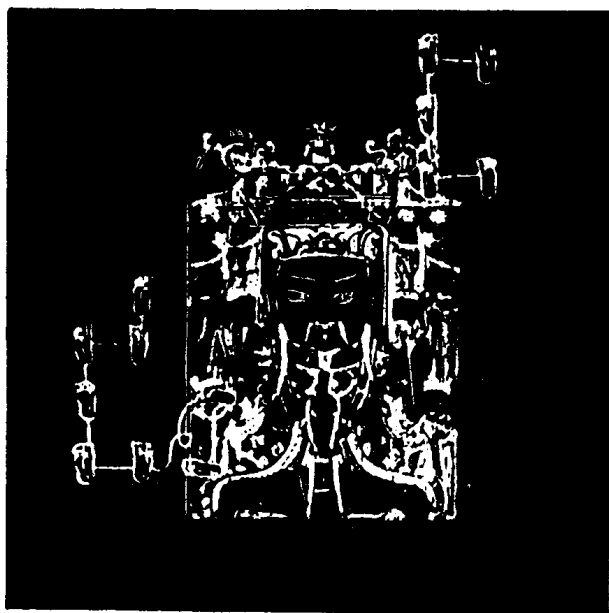


道教诸神



〔日〕窪德忠 著 • 萧坤华 译

四川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陈朝晖
封面设计：文小牛
技术设计：杨宏跃

道教诸神

〔日〕窪德忠 著
萧坤华 译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成都盐道街3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成都印刷一厂印刷

开本787×960mm1/32 印张7.875 插页9 字数140千
1989年4月第1版 1989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7-220-00516-4/B·38 印数：1—13,800

定 价：3.25 元

一、何谓道教

1. 道教的现状

中国大陆本土的动向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我国（日本）佛教界人士开始访问中国。随着访问次数的增多，逐渐摸清了文革以前和文革以后佛教界的动向。然而有关道教的信息却零零星星，而且各说不一，因此理不出头绪来。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知识分子就攻击道教是搞封建迷信的宗教。战争期间，许多道观（相当于佛教的寺院）或被军队、警察占领，作为屯兵之地；或被当作校舍、工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道观拥有的土地已所剩无几，仅够维持道士们自给自足的生活。相当于佛教僧尼的道士和道姑，其布教活动受到限制，政府要求他们自己养活自己。因此，日本的有关专家对道教的前途忧心忡忡。在这种情况下，我想无论如何要去中国，亲自考察一下目前中国的道教究竟是何状况。然而，尽管我作了多方努力，却没有得到任何结果。

早在1942年秋，我就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在中国的辽宁、河北、山西、山东转了一圈，参观了几个道观，登上了泰山，还在北京的白云观这座有名的道观里生活了一个星期，亲身体验了道士生活。当时之所以特别选择白云观住下来，是因为我一直对全真教这个道教教团极感兴趣，而白云观正是全真教的总本山，我的目的是了解这个教团的真实情况。由于有这段经历，我现在比任何人都更关心中国政府对道教以及对著名道观的政策。不久，我听说中国政府保护并开始修复那些著名道观，还听说1957年成立的道教协会也开始恢复活动。听到这些消息，我暂时放心了。其后，又听说在文化大革命中一度变成兵营而完全荒芜的白云观不再被占用，还加以整修。这些消息越发驱使我下决心重访白云观，并着手访问中国的事宜，然而终究未能实现。

出乎我的意料，前年（1983年）和去年我有幸两次获得访问中国的难得机会。前年是去调查居住在云、贵两省的苗族，听说先要去北京，我便竭力要求去白云观看看。虽然去白云观参观的时间不长，但终于实现了我期待已久的重访白云观的愿望。去年是访问福建，也有意想不到的收获。下面介绍这两次访问中国的所见所闻。

白云观的现况

从前北京有城墙的时候，白云观位于西便门外。战后^①，城墙拆除了。1975年吉冈义丰访问中国时，未见到白云观，也未打听打听就回国了。实际上，白云观就在我下榻的燕京饭店附近(图①)。

我们乘坐的汽车接近白云观时，一堵墨书“万古长春”的红色大影壁映入了我的眼帘，它挺立在牌楼前面，依旧是我从前看到的那般丰姿。所谓影壁就是屏风，作用是驱魔，或阻挡恶风，多半修建在住宅或庙宇的门外或门内。汽车穿过牌楼，进入了观内。观内的景色也同我记忆中的模样没有区别。这时，怀旧之情油然而生。据主人介绍，1981年时，白云观还残存着文革中作过兵营的痕迹，当时各殿堂的神像布满灰尘，道教经典散乱一地，一片荒凉景象。可是如今观内整理得干干净净，各殿堂也修复得很好。接待我们的道士同过去没有两样，在他们的带领下，我们来到后殿的东客堂。东客堂对面的西客堂南端有一寝室，那是1942年我曾起居的客房。望着同41年前几乎没有变化的观内景物，有如置身于梦中。不过同从前相比，观内狭窄多了，居民住宅甚至修建到影壁的周围，其后看到

^①指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的神像也是重新塑造的，原有的神像荡然无存。以前，一进大门就是泮池，泮池上架有泮桥，泮桥装饰了大理石栏杆，各殿堂还由墙壁隔开，现在这些统统没有了。

据道士说，修复费花了100万元人民币，全由国家支付。现在修复刚刚完成，尚不接待一般参拜者。不过，预计不久之后便允许老百姓自由参拜。现在仅有全真教和正一教（天师道）两个道教宗派，战前的净明忠孝道、上清（茅山道）派、武当道等派全容纳在正一教内。至于分派，据说现在有八十三支，1942年则有一百四十支，看来现在少多了。我最关心的是明版道藏（即使称之为世界文化遗产也不过分）是否还保存下来。当他们说依然完好无缺时，我悬着的一颗心才落了下来。其后，我被领到可谓本堂的三清阁。当我们来到三清阁一隅的书库时，他们告诉我，那里面存放的就是明版道藏。可是同我记忆中的道藏相比，当时看到的要少得多，我以为弄错了呢。这部道藏是从1923年开始，花了4年时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复刻的，即所谓上海版道藏。在我的记忆中，原物似乎存放在藏经阁。我请求主人带我去藏经阁参观，但主人没同意，也许是因为藏经阁正在整理的缘故吧。顺便插一句，所谓道藏，就是道教的一切经，是模仿佛教的大藏经编辑而成的。现行本道藏全书共有5485卷。

培养道士

1942年的白云观有80名道士，据说10年后减至五六名，现在有14名。从道士们的衣食到白云观的日常费用，全由政府拨款。目前正在对从全国集中的30名年轻道士实施定期教育，以培养道士继承人。培养继承人的工作是从1982年11月开始的，每7个月为一期，我去参观时正值第二期。他们说，今后将继续办下去。教育的内容是道教的基本知识，包括《道德经》等诸经典、道教史、道教礼仪以及张陵、寇谦之、林灵素、王重阳、马丹阳、丘长春等道教史上著名道士的生平。不过，由于这批年轻道士在学习结业后将回到各地的道观任住持，所以，只要这一方针不变，道教是会继续存在下去的。

《全真须知》上记载了全真道士必须奉守的规则、心得和分支名称等等，全真道士违背了《全真须知》的内容、规则时，便要受罚，这就是清规。据说现在照样执行清规。因此，应当说道士们在白云观的生活起居是相当严格的。他们每日早晚还要诵《早晚功课经》，进行修炼，另外，还要举行超度亡灵的黄箓醮、超度帝王的金箓醮、超度一切生灵的罗天大醮等祭祀仪式，这同1942年举行的仪式没有两样。举行这些仪式时要诵《三官经》。由此看

来，历来的祭祀传统或许能得到继承并流传下去。不过最使我惊讶的是炉丹，它摆放在三清阁本尊前的祭坛上。所谓炉丹就是香灰，过去人们普遍相信，把香灰同水混合一起吞服有特效。在台湾、东南亚等地还经常见到这种现象。在现在的中国，而且是在以排除咒术性为原则的全真教总本山的白云观发现炉丹时，我甚至以为自己是在做梦。可那不是做梦，当时那儿还有用来舀香灰的匙子呢。

中国大陆本土的道教研究

下面介绍中国大陆本土的道教研究状况。

当我们结束了对白云观的参观，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道教研究室时，立即受到任继愈所长的接待（因事先同他联系过）。我问道教研究室的研究内容，他的回答令我大吃一惊。研究室的研究人员约10名，作为个人的研究项目有全真教、宗教秘密结社等等；作为集体的研究课题，正在进行的有《道藏提要》的编辑工作，打算用3年时间完成。研究成果随时在研究所的机关刊物《世界宗教研究》上发表。这些杂志上研究成果累累，其中还有日本人的研究成果。据说北京大学开设了四年制的宗教学专门课程，还让研究生研究道教。听了这番介绍，我痛感日本对道教的研究不如人

意，还在原地踏步，迈不开步子。另外在道教同民间信仰的关系方面，眼下正在进行元、明、清代的研究，对灶神、门神、土地神等诸神的研究尚未开始，但是看来已在筹划了。

昆明市内的道观

云南省昆明市著名的滇池畔屹立着罗汉山，山上有一座三清阁，三清阁的前身是蒙古（元）朝梁王的避暑山庄。据说18世纪前期又增建了玉皇阁、灵官殿、太清宫，可见三清阁当时无疑是规模相当宏大的道观。今天，那儿除了一个用来供奉可能是玄天上帝神像的殿堂和一个改造为教室的真武殿之外，就只剩下一个殿堂了。这些殿堂全修建在绝壁上，从最下层往上攀登，须经过1300级相当狭窄的石梯才能到顶上。三清阁内有一石造玄武，即卷曲的蛇形龟，还有上刻“真官土地里域正神”的石塔，即土地神。这些东西能幸存下来，也许是文革中的红卫兵未到过此地吧。再往上就是龙门。用道教的话来说，龙门位于三清境之上，因此龙门相当于天界最高的大罗天。其洞内安放有哪吒太子、文昌帝君和关帝三神像，左右侧壁刻有阴文的“关圣帝君觉世真经”、“文昌帝君阴骘文”，这两书是著名的劝善书。我去的那天虽不是星期日，但仍有

许多少数民族游客。对他们来说，诸神像不过是他们照相的背景而已，只见他们不断互相摄影留念。

市内还有通称金殿的太和宫、龙泉观和黑龙宫三座道观，不过黑龙宫仅剩下了一个空架子。太和宫系武当道派的道观，观名取自湖北省武当山的别称太和山。所谓金殿，系因其本殿用铜造得名；也有人说是因仿照武当山的金殿建造而得名。1928年还有老君殿、文昌宫、三元宫等等，这说明，金殿无疑是过去昆明很有影响的大道观。太和宫有两栋陈列馆，陈列1928年本观的拓本以及孙悟空、八仙、雷神、玄武、真武大帝、刘海蟾、风伯、老子、哪吒太子等神像，还有一幅表现吕洞宾传说的图画。可以肯定，以前人们是祭祀这些神灵的。吕洞宾的传说，据说与黑龙宫等道观有联系（详后）。可见，吕洞宾多么受人崇拜。此外，本堂下方有一座金亭，用以焚烧可作为阴间钱币的金银纸。我看见不断有人在那里烧钱纸，不妨说这种信仰至今依然存在。陈列馆的一隅挂了一幅画，描绘的是真武借助观音之力变成神仙的故事。可以认为，这是道教信徒视观音为道教神的一个证据。

刘渊然碑和斗母像

黑龙宫前有一深潭，名黑龙潭，龙泉观便座落

在环绕黑龙潭那条溪流的上游。龙泉观境内相当宽大。本堂祖师堂的一隅还保存着刻有明正统九年（1444）铭文的一口大钟，本堂正面摆放着刻有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铭文的香炉。可见，直到19世纪，龙泉观仍是很有影响的道观。今天无论是祖师堂还是其后方的玉皇阁，内部几乎都空空如也。但是，祖师堂右侧的碑亭内还有十数座重建本道观的碑石，其中有一座是刻有道士刘渊然画的道教符篆的石碑。刘渊然兼修了全真、正一、净明忠孝道，是14世纪末至15世纪前期异常活跃的道士，在龙泉观修行3年。据刘渊然传记载，他擅长召风雷之神的道术，住龙泉观时，常常拯救因旱灾和瘟疫而受苦的百姓。他功绩卓著，皇帝下旨召他进京，任命他主管全国道教。这块碑石可以作为他卓越道术的见证。刘渊然还向第43代天师传过道。所谓天师，就是天师道（正一教）的教主（天师道承袭了成立于2世纪后期的五斗米道系统），可见刘渊然是当时公认的具有卓越道术的道士。

祖师堂的左侧有一座被称之为云亭的殿堂，实际上是斗母宫。斗母就是北斗七星之母，是道教的女神。这里的神像看来是文革后修复的，非常华丽。右侧墙壁上有一幅吕洞宾收九头龙的图画，左侧墙壁的上部画有二郎神，下部画的是哪吒太子。堂内参观者颇多，他们到底以怎样的兴趣观赏这些

图画，不得而知。昆明市内的华亭寺，福建省的开元寺、万寿寺、南普陀等佛教寺院都住有僧侣，而云南的三清阁等旧道观里却见不到一个道士。

福建省的道观

在福建省，我仅见到位于福州于山（别名九仙山）之顶的旧九仙观，泉州的关岳庙和清源山下的老君岩，还有晋江县苏内村未完成的小庙。

九仙观的来历不浅，它是建于1103年的天宁万寿观的后身，现在成了福州市立美术馆。在它的一角，至今还保存着建造于12世纪中叶的石敢当，也许是中国现存最古的石敢当。但是遗憾得很，我无论怎么请求，也没能被允许拍照。相传，以前有何氏兄弟9人在此修行，终于炼成长生不老药金丹，兄弟9人服用后尽皆成仙，观名由此得来。半山腰有一口井，传说他们炼丹时用过。至今此井犹在，并在井旁立了一木标，上书“炼丹井”，可见政府是将它作为古迹供游人参观的。

泉州关岳庙的主尊是关羽即关圣帝君和南宋忠臣岳飞。关岳庙的规模很小，与台湾的相似。台湾的庙宇一般都小，也许是受了福建的影响。但是，福建的关岳庙虽小却非常热闹，从入口处的妇女们出售线香、金银纸的方式，到庙内参拜者焚香时拥

挤的情况，卜筮、摇签等，都与台湾一模一样。也许因为我参观关岳庙那天是旧历十二月二十三日的缘故吧，我充分感受到人们的信仰是多么的虔诚。顺便说说，所谓筮，是一种占卜的工具，形似贝壳，一面扁平，一面鼓起成半月状，两个为一组。其材料，台湾和东南亚是木头或竹根，泉州则是竹干。筮的平面为阳，鼓出面为阴。人们首先把供品、酒献给神佛，点燃线香跪拜，瞅准合适的机会取筮在手，口中一边轻诵自己的心愿，一边将双筮掷于前方或右前方。落地后若两筮均为平面向上，表示神佛冷笑；若平面均向下，表示神佛发怒，这两种情况均表示神佛拒绝祈愿。若一筮平面向上，另一筮平面向下，就是圣筮，象征神佛接纳祈愿。求签时（签长约30厘米，竹制），也要通过卜筮询问神佛，所求神签正确与否。如今福建还有人卜筮，这是我做梦也未想到的。后来我在开元寺和万福寺等著名佛教寺院注意到也有人卜筮。由此推测，也许全国各地都有人信教。

清源山又名泉山，自古以来就因其山脚的36个岩洞而成为著名的风景胜地，据说其中纯阳洞的景色最为迷人。吕洞宾的道号叫纯阳子，可见这里也有与吕洞宾有关的传说。据说在宋代，山下有北斗殿和真君殿两个道观，就是今天的老君岩。老君岩现在还保存着高约5公尺的太上老君大石像，太上

老君是老子的神格化。根据说明，太上老君象征长寿。目前正在这座石像前面修建竹制山门。苏内村的小庙里供有关帝和音乐艺术之神华光大帝，现在在修建中，故不知庙名。我们在前往同村的大华严寺途中，遇上一行人，他们抬着载有神像的神舆，打着红旗，奏着乐曲缓缓而行（图②）。听说神像借自华严寺。如发生了不幸，或有其他重要事情发生，人们便从庙里借回神像，在家中供奉，事毕再送回庙中。主人说，这是当地的习俗。这种习俗和台湾毫无区别。

台湾及东南亚

下面简单介绍一下台湾、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的道教现状。这些地区建有许多庙宇，也有道士，人们普遍信仰道教。每逢神的圣诞日，或年末年初，或求神许愿，或还愿，人们都要去庙宇参拜、卜筮、求签、烧金银纸。所以无论何时，无论去哪座庙宇，总能遇上信徒参拜的场面，各庙宇成了净化人类灵魂的场所。受人崇拜的神为主尊的庙，在它的祭祀日即圣诞日那天，朝拜者更是人山人海，热闹非凡。我在台南供奉玉皇大帝的天坛特意拍了一张照片，由于参拜者不计其数，他们焚香的烟雾使照片蒙上一层淡紫色。新加坡的帕勒斯迪

亚大街有座名曰天德宫的土地公庙，远近闻名，参拜者之多简直把狭窄的殿堂塞得满满的，我想方设法打算拍照，结果未能如愿。香港九龙的黄大仙庙供奉的本尊是赤松子神仙。黄大仙庙的本堂前面有一片大广场，每逢该庙的祭祀日，大广场也被参拜的人群挤得水泄不通。无法进入本堂者只得把供品放在地上跪拜。我们连插足的地方都没有，不得不请庙堂的工作人员带我们进去。祭祀开始以前我们在本堂内挤来挤去，虽经各种努力，仍未赶上祭祀开始的场面。台湾云林县北港镇有个妈祖庙，叫朝天宫。据说妈祖诞生的那天(旧历三月二十三日)，共有10万信徒前往参拜。在香港，每逢这一天，不少渔船挂上旌旗，排着整齐的船队，开往妈祖庙参拜。船队声势浩大，甚为壮观，有人称之为渔民的海上游行。

但是这些地区的庙宇一般都很小，同大陆本土的不一样。除台湾彰化市的元清观和香港九龙的青松观以外，再也找不到称为观的庙宇了。道士人数虽然很多，但几乎都结了婚，有妻室儿女，住在自己家里，以别的职业谋生，有人相求才去做道教仪式，专业道士很少。他们的服装也不同于白云观道士的道袍，仅在做仪式的时候，把红色、绿色或黑色的道袍罩在衬衫、西裤的外面而已，平常的穿着同我们没有任何区别。假如他们在街上行走，谁也

认不出他们是道士。同样，他们的发式也和我们完全一样，是在理发店修剪的。我在台湾和香港不是没见过自称上清派或全真教的道士，但他们大都是正一教派的。即使是全真道士，也不会遵守《全真须知》的规定或清规，不过香港九龙的青松观还实行《全真清规》。仪式方面，现在时常进行的有称为普渡、功德之类的小规模祭祀，很少举行黄箓醮这种大规模的仪式。正因如此，去年旧历十月在台南举行的罗天大醮特别引人注目。那次的罗天大醮规模庞大，足足进行了49天。东南亚地区只有黄箓醮。还有，庙宇里多神并祀，这与大陆本土不同。道士们在自己家中设道坛，有的道士连观音像也供奉。总之，人们会很明显地感到台湾、东南亚的道教在纯粹性方面不如大陆，这或许是由于大陆以外的道教同民间信仰的关系更为密切的缘故。

土地神及其信仰

与土地有关的神有三种（洋后），其中最为人们亲近的土地神，台湾叫土地公或伯公，马来西亚、新加坡称大伯公。人们一旦有事，会立刻前往供奉土地神的土地祠或土地庙，或许愿，或还愿。我常想，台湾最多的恐怕要算土地庙。由于称为土地公，自然农民把它当作保佑丰收之神，可有趣的

是渔民又把它当作保佑渔业丰收之神和海上安全之神，商人把它当作保佑买卖兴隆之神。尤其是商人，每月（旧历）初二和十六必定祭祀土地公，祈祷生意兴隆，这种仪式称为做牙。旧历二月初二的仪式叫头牙，十二月十六的称尾牙，这两次祭祀活动尤为庄重、盛大。据说从前在尾牙的晚宴上要上一道全鸡，将鸡头对准当年主人要解雇的佣人席桌，这是古老的风俗。如今这一传统的习俗在台湾和大陆（泉州）已不复存在，然而马来西亚的部分地区还保留下来，做牙时连不沾边的佛也一并祭祀。现在泉州又开始流行做牙，着实令我大为惊讶。

台湾的土地庙必定在本尊的下方或旁边供一老虎，人称土地公的部下。位于泉州小路尽头的土地祠中，本尊之下嵌的是一石狮。可见台湾的供奉方法是受了福建的影响。

在让康吾写的《转换期的中国》一书中有这样一段：“1982年12月临归国前，我访问了贵州。贵阳郊外文革中被取缔、毁坏了的土地庙，现正在陆续重建”。我在贵州省的台江县、凯里县、安顺市，云南省的石林，福建省的莆田县、泉州市附近也看到过土地庙，共约20座。我想，土地神信仰的复活以及土地庙的再建可能有遍及全国的趋势。不管哪里的土地庙，包括大陆在内，其本尊原则上是